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論衡卷十五

六



臣董誥詳校

詳校官主事臣陳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一百五十一

子部

論衡卷十五

漢 王充 撰

變動篇

招致篇

闕

明雩篇

順鼓篇

變動篇

論災異者已疑於天用災異譴告人矣更說曰災異之
至殆人君以政動天天動氣以應之譬之以物擊鼓以
椎扣鍾鼓猶天椎猶政鍾鼓聲猶天之應也人主為於

下則天氣隨人而至矣曰此又疑也夫天能動物物焉
能動天何則人物繫於天天為人物主也故曰王良策
馬車騎盈野非車騎盈野而乃王良策馬也天氣變於
上人物應於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舞使天雨也商羊
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一足起舞矣故天且雨螻
蟻徙邱蚓出琴絃緩固疾發此物為天所動之驗也故
天且風巢居之蟲動且雨穴處之物擾風雨之氣感蟲
物也故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

在穴隙之中蚤虱螻蟻為逆順橫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變動乎蚤虱螻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夫風至而樹枝動樹枝不能致風是故夏末蜻蛚鳴寒蟬啼感陰氣也雷動而雉驚發蟄而蛇出起氣也夜及半而鶴唳晨將旦而雞鳴此雖非變天氣動物物應天氣之驗也顧可言寒溫感動人君人君起氣而以賞罰廸言以賞罰感動皇天天為寒溫以應政治乎六情風家言風至為盜賊者感應之而起非盜賊之人精

氣感天使風至也風至怪不軌之心而盜賊之操發矣
何以驗之盜賊之人見物而取睹敵而殺皆在徙倚漏
刻之間未必宿日有其思也而天風已以貪狼陰賊之
日至矣以風占貴賤者風從王相鄉來則貴從囚死地
來則賤夫貴賤多少斗斛故也風至而糴穀之人貴賤
其價天氣動怪人物者也故穀價低昂一貴一賤矣天
官之書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旱從北
方來者湛東方來者為疫西方來者為兵太史公實道

言以風占水旱兵疫者人物吉凶統於天也使物生者
春也物死者冬也春生而冬殺也天者如或欲春殺冬
生物終不死生何也物生統於陽物死繫於陰也故以
口氣吹人人不能寒吁人人不能溫使見吹吁之人涉
冬觸夏將有凍暘之患矣寒溫之氣繫於天地而統於
陰陽人事國政安能動之且天本而人末也登樹壞其
枝不能動其株如伐株萬莖枯矣人事猶樹枝能溫猶
根株也生於天含天之氣以天為主猶耳目手足繫於

心矣心有所為耳目視聽手足動作謂天應人是謂心

為耳目手足使乎旌旗垂旒旒綴於杆

杆宜讀為
鉤杆之杆

杆東

則旒隨而西苟謂寒溫隨刑罰而至是以天氣為綴旒

也鉤星在房心之間地且動之占也齊太卜知之謂景

公臣能動地景公信之夫謂人君能致寒溫猶齊景公

信太卜之能動地夫人不能動地而亦不能動天夫寒

溫天氣也天至高大入至卑小篙

或作
蓬

不能鳴鍾而螢

火不爨鼎者何也鍾長而篙短鼎大而螢小也以七尺

之細形感皇天之太氣其無分銖之驗必也占大將且
入國邑氣寒則將且怒溫則將喜夫喜怒起事而發未
入界未見吏民是非未察喜怒未發而寒溫之氣已豫
至矣怒喜致寒溫怒喜之後氣乃當至是竟寒溫之氣
使人君怒喜也或曰未至誠也行事至誠若鄒衍之呼
天而霜降杞梁妻哭而城崩何天氣之不能動乎夫至
誠猶以心意之好惡也有果蓏之物在人之前去口一
尺心欲食之口氣吸之不能取也手掇送口然後得之

夫以果蓏之細員圖易轉去口不遠至誠欲之不能得也況天去人高遠其氣莽蒼無端末乎盛夏之時當風而立隆冬之月嚮日而坐其夏欲得寒而冬欲得溫也至誠極矣欲之甚者至或當風鼓篋嚮日燃爐而天終不為冬夏易氣寒暑有節不為人變改也夫正欲得之而猶不能致況自刑賞意思不欲求寒溫乎萬人俱歎未能動天一鄒衍之口安能降霜鄒衍之狀孰與屈原見拘之寃孰與沉江離騷楚辭悽愴孰與一歎屈原死

時楚國無霜此懷襄之世也厲武之時卞和獻玉刖其
兩足奉玉泣出涕盡續之以血夫鄒衍之誠孰與卞和
見拘之冤孰與刖足仰天而歎孰與泣血夫歎固不如
泣拘固不如刖料計冤情衍不如和當時楚地不見霜
李斯趙高讒殺太子扶蘇并及蒙恬蒙驩其時皆吐痛
苦之言與歎聲同又禍至死非徒苟徙而其死之地寒
氣不生秦坑趙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陷當
時啼號非徒歎也誠雖不及鄒衍四十萬之冤度當一

賢臣之痛入坑塹之啼度過拘囚之呼當時長平之下
不見隕霜甫刑曰庶僂旁告無辜於天帝此言蚩尤之
民被冤旁告無罪於上天也以衆民之叫不能致霜鄒
衍之言殆虛妄也南方至熱煎沙爛石父子同水而浴
北方至寒凝冰坼土父子同穴而處燕在北邊鄒衍時
周之五月正歲三月也中州內正月二月霜雪時降北
邊至寒三月下霜未為變也此殆北邊三月尚寒霜適
自降而衍適呼與霜逢會傳曰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

衍吹律寒谷復溫則能使氣溫亦能使氣復寒何知衍
不令時人知已之冤以天氣表已之誠竊吹律於燕谷
獄令氣寒而因呼天乎即不然者霜何故降范睢為須
賈所讒魏齊僂之折幹摺脅張儀遊於楚楚相掠之被
捶流血二子冤屈太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睢儀之
比也且子長何諱不言案衍列傳不言見拘而使霜降
偽書遊言猶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也由此言之衍
呼而降霜虛矣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妄也頓牟叛趙

襄子帥師攻之軍到城下頓年之城崩者十餘丈襄子
擊金而退之夫以杞梁妻哭而城崩襄子之軍有哭者
乎秦之將滅都門內崩霍光家且敗第墻自壞誰哭於
秦宮泣於霍光家者然而門崩墻壞秦霍敗亡之徵也
或時杞國且圯而杞梁之妻適哭城下猶燕國適寒而
鄒衍偶呼也事以類而時相因聞見之者或而然之又
城老墻朽猶有崩壞一婦之哭崩五丈之城是城則一
指推三仞之楹也春秋之時山多變山城一類也哭能

崩城復能壞山乎女然素縞而哭河河流通信哭城崩
固其宜也案杞梁從軍死不歸其婦迎之魯君弔於途
妻不受弔棺歸於家魯君就弔不言哭於城下本從軍
死從軍死不在城中妻向城哭非其處也然則杞梁之
妻哭而崩城復虛言也因類以及荆軻欲刺秦王白虹貫日
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復妄言也夫豫子
謀殺襄子伏於橋下襄子至橋心動貫高欲殺高祖藏
人於壁中高祖至柏人亦動心二子欲刺兩主兩主心

動實論之尚謂非二子精神所能感也而況荆軻欲刺秦王秦王之心不動而白虹貫日乎然則白虹貫日天變自成非軻之精為虹而貫日也鉤星在房心間地且動之占也地且動鉤星應房心夫太白食昴猶鉤星在房心也謂衛先生長平之議令太白食昴疑矣歲星害鳥尾周楚惡之絀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災案時周楚未有非而宋衛陳鄭未有惡也然而歲星先守尾災氣署垂於天其後周楚有禍宋衛陳鄭同時皆然歲星之害

周楚天氣災四國也何知白虹貫日不致刺秦王太白
食昴使長平計起也

明雩篇

變復之家以久雨為湛久暘為旱旱應亢陽湛應沈溺
或難曰夫一歲之中十日者一雨五日者一風雨頗留
湛之兆也暘頗久旱之漸也漸之時人君未必沈溺也
旱之時未必亢陽也人君為政前後若一然而一湛一
旱時氣也范蠡計然曰太歲在子水毀金穰木饑火旱

夫如是水旱饑穰有歲運也歲直其運氣當其世變復之家指而名之人君用其言求過自改暘久自雨雨久自暘變復之家遂名其功人君然之遂信其術試使人君恬居安處不求已過天猶自雨雨猶自暘暘濟雨濟之時人君無事變復之家猶名其術是則陰陽之氣以人為主不說於天也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隨行而應人春秋魯大雩旱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禱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解禍矣此變復也詩云月離于畢

比滂沱矣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
離從也房星四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湛
出南則旱或言出北則旱南則湛案月為天下占房為
九州候月之南北非獨為魯也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
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
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
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
其陽故不雨夫如是魯雨自以月離豈以政哉如審以

政令月離于畢為雨占天下共之魯雨天下亦宜皆雨
六國之時政治不同人君所行賞罰異時必以雨為應
政令月離六七畢星然後足也魯繆公之時歲旱繆公
問縣子天旱不雨寡人欲暴巫奚如縣子不聽欲徙市
奚如對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公薨巷市五日為之徙
市不亦可乎案縣子之言徙市得雨也案詩書之文月
離畢得雨日月之行有常節度肯為徙市故離畢之陰
乎夫月畢天下占徙魯之市安耐移月月之行天三十

日而周一月之中一過畢星離陽則陽假令徙市之感
能令月離畢陽其時徙市而得雨乎夫如縣子言未可
用也董仲舒求雨申春秋之義設虛立祀父不食於枝
庶天不食於下地諸侯雩禮所祀未知何神如天神也
唯王者天乃歆諸侯及今長吏天不享也神不歆享安
耐得神如雲雨者氣也雲雨之氣何用歆享觸石而出
膚寸而合不崇朝而辨雨天下泰山也泰山雨天下小
山雨國邑然則大雩所祭豈祭山乎假令審然而不得

也何以效之水異川而居相高分寸不決不流不鑿不合誠令人君禱祭水旁能令高分寸之水流而合乎夫見在之水相差無幾人君請之終不耐行況雨無形兆深藏高山人君雩祭安耐得之夫雨水在天地之間也猶夫涕泣在人形中也或賁酒食請於惠人之前求出其泣惠人終不為之隕涕夫泣不可請而出雨安可求而得雍門子悲哭孟嘗君為之流涕蘓秦張儀悲說坑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襟或者儻可為雍門之聲出蘓張

之說以感天乎天又耳目高遠音氣不通杞梁之妻又
已悲哭天不雨而城反崩夫如是竟當何以致雨雩祭
之家何用感天案月出北道離畢之陰希有不雨由此
言之北道畢星之所在也北道星肯為雩祭之故下其
雨乎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之時魯未必雩祭也不祭
沛然自雨不求曠然自暘夫如是天之暘雨自有時也
一歲之中暘雨連屬當其雨也誰求之者當其暘也誰
止之者人君聽請以安民施恩必非賢也天至賢矣時

未當雨偽請求之故妄下其雨人君聽請之類也變復之家不推類驗之空張法術惑人君或未當雨而賢君求之而不得或適當自雨惡君求之遭遇其時是使賢君受空責而惡君蒙虛名也世稱聖人純而賢者駁純則行操無非無非則政治無失然而世之聖君莫有如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如謂政治所致堯湯惡君也如非政治是運氣也運氣有時安可請求世之論者猶謂堯湯水旱水旱者時也其小旱湛皆政也假令審然

何用致湛審以政致之不脩所以失之而從請求安耐
復之世審稱堯湯水旱天之運氣非政所致夫天之運
氣時當自然雖雩祭請求終無補益而世又稱湯以五
過禱於桑林時立得雨夫言運氣則桑林之說絀稱桑
林則運氣之論消世之說稱者竟當何由救水旱之術
審當何用夫災變大抵有二有政治之災有無妄之變
政治之災須耐求之求之雖不耐得而惠慈惻隱之恩
不得已之意也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知病不祀神

疾痛不和藥又知病之必不可治治之無益然終不肯

安坐待絕猶卜筮求祟召鑒和藥者惻痛慙冀有驗

也既死氣絕不可如何升屋之危以衣招復悲恨思慕

冀其悟也雩祭者之用心慈父孝子之用意也無妄之

災百民不知必歸於主為政治者慰民之望故亦必雩

問政治之災無妄之變何以別之曰德豐政得災猶至

者無妄也德衰政失變應來者政治也夫政治

一有也
治字

則外雩而內改以復其虧無妄則內守舊政外脩雩禮

以慰民心故夫無妄之氣歷世時至當固自一不宜改
政何以驗之周公為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間
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未維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周公
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勅成王自一
話一言政事無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
間而至也水氣間堯旱氣間湯周宣以賢遭遇久旱建
初孟季北州連旱牛死民乏放流就賤聖主寬明於上
百官共職於下太平之明時也政無細非旱猶有氣間

之也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損豐濟耗斯見之
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魯文公間歲大旱臧文仲
曰脩城郭貶食省用務嗇勸分文仲知非政故徒脩備
不改政治變復之家見變輒歸於政不揆政之無非見
異懼惑變易操行以不宜改而變祇取災焉何以言必
當雩也曰春秋大雩傳家在宣公羊穀梁無譏之文當
雩明矣曾皙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
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曰

吾與黜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為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春秋左氏傳曰啟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啟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

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使雩失正點欲為之孔子宜非不當與也樊遲從游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夫雩古而有之故禮曰雩祭祭水旱也故有雩禮故孔子不譏而仲舒申之夫如是雩祭祀禮也雩祭得禮則大水鼓用牲于社亦古禮也得禮無非當雩一也禮祭也社報生萬物之功土地廣遠難得辨祭故立社為位主心事之為水旱

者陰陽之氣也滿六合難得盡祀故脩壇設位敬恭祈
求效事社之義復災變之道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陰
陽精氣儻如生人能飲食乎故共馨香奉進旨嘉區區
惓惓冀見答享推祭社言之當雩二也歲氣調和災害
不生尚猶而雩今有靈星古昔之禮也況歲氣有變水
旱不時人君之懼必痛甚矣雖有靈星之祀猶復雩恐
前不備彤繹之義也冀復災變之虧獲豐穰之報三也
禮之心悃悃樂之意歡忻悃悃以玉帛效心歡忻以鍾

鼓驗意雩祭請祈人君精誠也精誠在內無以效外故
雩祀盡已惶懼闕納精心於雩祀之前玉帛鍾鼓之義
四也臣得罪於君子獲過於父比自改更且當謝罪惶
懼於旱如政治所致臣子得罪獲過之類也默改政治
潛易操行不彰於外天怒不釋故必雩祭惶懼之義五
也漢立博士之官師弟子相訶難欲極道之深形是非
之理也不出橫難不得從說不發苦詰不聞甘對導才
低仰欲求裨也砥石廟厲欲求銘也推春秋之義求雩

祭之說實孔子之心考仲舒之意孔子既歿仲舒已死
世之論者孰當復問唯若孔子之徒仲舒之黨為能說
之

順鼓篇

春秋之義大水鼓用牲於社說者曰鼓者攻之也或曰
脅之脅則攻矣陽勝攻社以救之或難曰攻社謂得勝
負之義未可得順義之節也人君父事天母事地母之
黨類為害可攻毋以救之乎以政令失道陰陽繆盭者

人君也不自攻以復之反逆節以犯尊天地安肯濟使
湛水害傷天不以地害天攻之可也今湛水所傷物也
萬物於地卑也害犯至尊之體於道違逆論春秋者曾
不知難霖雨出於山流入於川湛水之類山川是矣大
水之災不攻山川社土也五行之性水土不同以水為
害而攻土土勝水攻社之義毋乃如今世工匠之用椎
鑿也以椎擊鑿令鑿穿木今儻攻土令厭水乎且夫攻
社之義以為攻陰之類也甲為盜賊傷害人民甲在不

亡舍甲而攻乙之家耐止甲乎今雨者水也水在不自
攻水而乃攻社案天將雨山先出雲雲積為雨雨流為
水然則山者父母水者子弟也重罪刑及族屬罪父母
子弟乎罪其朋徒也計山水與社俱為雨類也孰為親
者社土也五行異氣相去遠殷太戊桑穀俱生或曰高
宗恐駭側身行道思索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
明養老之義桑穀消亡享國長久此說者春秋所共聞
也水災與桑穀之變何以異殷王改政春秋攻社道相

違反行之何從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為害
大矣成王開金縢之書求索行事得周公之功執書以泣
遇雨止風反禾大木復起大雨久湛其實一也成王改
過春秋攻社兩經二義行之如何月令之家蟲食穀稼
取蟲所類象之吏笞擊僇辱以滅其變實論者謂之未
必真是然而為之厭合人意今致雨者政也吏也不變
其政不罪其吏而徒攻社何復能塞苟以為當攻其類
衆陰之精月也方諸鄉月水自下來月離于畢出房北

道希有不雨月中之獸兔蟾蜍也其類在地螺與蚌也
月毀於天螺蚌各缺同類明矣雨久不霽攻陰之類宜
捕斬兔蟾蜍椎被螺蚌為其得實蝗蟲時至或飛或集
所集之地穀草枯索吏卒部民塹道作埧榜驅內於塹
埧杷蝗積聚以千斛數正攻蝗之身蝗猶不止況徒攻
陰之類雨安肯霽尚書大傳曰烟氛郊社不脩山川不
祝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
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脩水泉不降水

為民害責於地公王者三公各有所主諸侯卿大夫各有分職大水不責卿大夫而擊鼓攻社何知不然魯國失禮孔子作經表以為戒也公羊高不能實董仲舒不能定故攻社之義至今復行之使高尚生仲舒未死將難之曰久雨湛水溢誰致之者使人君也宜改政易行以復塞之如人臣也宜罪其人以過解天如非君臣陰陽之氣偶時運也擊鼓攻社而何救止春秋說曰人君亢陽致旱沈溺致水夫如是旱則為沈溺之行水則為

亢陽之操何乃攻社攻社不解朱絲縈之亦復未曉說者以為社陰朱陽也水陰也以陽色縈之助鼓為救夫大山失火灌以壅水衆知不能救之者何也火盛水少熱不能勝也今國湛水猶大山失火也以若繩之絲縈社為救猶以壅水灌大山也原天心以人意狀天治以人事人相攻擊氣不相兼兵不相負不能取勝今一國水使真欲攻陽以絕其氣悉發國人操刀把杖以擊之若歲終逐疫然後為可楚漢之際六國之時兵革戰攻

力彊則勝弱劣則負攻社一人擊鼓無兵革之威安能
救雨夫一暘一雨猶一晝一夜也其遭若堯湯之水旱
猶一冬一夏也如或欲以人事祭祀復塞其變冬求為
夏夜求為晝也何以效之久雨不霽試使人君高枕安
卧雨猶自止止久至於大旱試使人君高枕安卧旱猶
自雨何則暘極反陰陰極反暘故夫天地之有湛也何
以知不如人之有水病也其有旱也何以知不如人有
痺疾也禱請求福終不能愈變操易行終不能救使醫

食藥冀可得愈命盡期至醫藥無效堯遭洪水春秋之
大水也聖君知之不禱於神不改乎政使禹治之百川
東流夫堯之使禹治水猶病水者之使醫也然則堯之
洪水天地之水病也禹之治水洪水之良醫也說者何
以易之攻社之義於事不得雨不霽祭女媧於禮何見
伏羲女媧俱聖者也舍伏羲而祭女媧春秋不言董仲
舒之議其故何哉夫春秋經但言鼓豈言攻哉說者見
有鼓文則言攻矣夫鼓未必為攻說者用意異也季氏

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攻之可也攻者責也責讓之也六國兵革相攻不得難此此又非也以卑而責尊為逆矣或據天責之也王者母事地母有過子可據父以責之乎下之於上宜言諫若事臣子之禮也責讓上之禮也乖違禮意行之如何夫禮以鼓助號呼明聲響也古者人君將出撞鍾擊鼓故警戒下也必以伐鼓為攻此社此則鍾聲鼓鳴攻擊上也大水用鼓或時再告社陰之太盛雨

湛不霽陰盛陽微非道之宜口祝不副以鼓自助與日
食鼓用牲于社同一義也俱為告急彰陰盛也事大而
急者用鍾鼓小而緩者用鈐箴彰事告急助口氣也大
道難知大水久湛假令政治所致猶先告急乃斯政行
盜賊之發與此同操盜賊亦政所致比求闕失猶先發
告鼓用牲于社發覺之也社者衆陰之長故伐鼓使社
知之說鼓者以為攻之故攻毋逆義之難緣此而至今
言告以陰盛陽微攻尊之難奚從來哉且告宜於用牲

用牲不宜於攻告事用牲禮也攻之用牲於禮何見朱
絲如繩示在暘也暘氣實微故用物微也投一寸之鍼
布一丸之艾於血脉之蹊篤病有瘳朱絲如一寸之鍼
一丸之艾也吳攻破楚昭王亡走申包胥間步赴秦哭
泣求救卒得助兵却吳而存楚擊鼓之人伐如何耳使
誠若申包胥一人擊得假令一人擊鼓將耐令社與秦
王同感以土勝水之威却止雲雨雲雨氣得與吳同恐
消散入山百姓被害者得蒙霽晏有楚國之安矣迅雷

風烈君子必變雖夜必興衣冠而坐懼威變異也夫水旱猶雷風也雖運氣無妄欲令人君高枕幄卧

幄字一本作据

以俟其時無惻怛憂民之心堯不用牲或時上世質也倉頡作書奚仲作車可以前代之時無書車之事非後世為之乎時同作殊事乃可難異世易俗相非如何俗圖畫女媧之象為婦人之形又其號曰女仲舒之意殆謂女媧古婦人帝王者也男陽而女陰陰氣為害故祭女媧求福祐也傳又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天子不勝怒

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消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之足以立四極伸舒之祭女媧殆見此傳也本有補蒼天立四極之神天氣不和陽道不勝儻女媧以精神助聖王止雨湛乎

論衡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一百五十二

子部

論衡卷十六

漢 王充 撰

亂龍篇

遭虎篇

商蟲篇

講瑞篇

亂龍篇

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設土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致
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類雲
雨自至儒者或問曰夫易言雲從龍者謂真龍也豈謂

土哉楚葉公好龍墻壁槃盂皆畫龍必以象類為若真是則葉公之國常有雨也易又曰風從虎謂虎嘯而谷風至也風之與虎亦同氣類設為土虎置之谷中風能至乎夫土虎不能而致風土龍安能而致雨古者畜龍乘車駕龍故有豢龍氏御龍氏夏后之庭二龍常在季年夏哀二龍低伏真龍在地猶無雲雨況偽象乎禮畫雷樽象雷之形雷樽不聞能致雷土龍安能而動雨頓牟掇芥礪石引針皆以其真是不假他類他類肖似不

能掇取者何也氣性異殊不能相感動也劉子駿掌雩
祭典土龍事桓君山亦難以頓牟磁石不能真是何能
掇針取芥子駿窮無以應子駿漢朝智囊筆墨淵海窮
無以應者是事非議誤不得道理實也曰夫以非真難
是也不以象類說非也夫東風至一有感字酒湛溢鯨魚死
彗星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事與彼雲龍相從同一實
也日火也月水也水火感動常以真氣今伎道之家鑄
陽燧取飛火於日作方諸取水於月非自然也而天然

之也土龍亦非真何為不能感天一也陽燧取火於天
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煉五石鑄以為器乃能得火今
妄取刀劍偃月之鉤摩以向日亦能感天夫土龍既不
得比於陽燧當與刀劍偃月鉤為比二也齊孟常君夜
出秦關關未開客為雞鳴而真雞鳴和之夫雞可以姦
聲感則雨亦可以偽象致三也李子長為政欲知囚情
以梧桐為人象囚之形鑿地為埴以盧為櫛卧木囚其
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囚寃侵奪木囚動出不知囚之

精神着木人乎將精神之氣動木囚也夫精神感動木
囚何為獨不應從土龍四也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
狼不犯蟲蛇不害禹鑄金鼎象百物以入山林亦辟凶
殃論者以為非實然而上古久遠周鼎之神不可無也
夫金與土同五行也使作土龍者如禹之德則亦將有
雲雨之驗五也頓牟掇芥礪石鉤象之石非頓牟也皆
能掇芥土龍亦非真當與礪石鉤象為類六也楚葉公
好龍墻壁盂樽皆畫龍象真龍聞而下之夫龍與雲雨

同氣故能感動以類相從葉公以為畫致真龍今獨何以不能致雲雨七也神靈示人以象不以實故寢卧夢悟見事之象將吉吉象來將凶凶象至神靈之氣雲雨之類八也神靈以象見實土龍何獨不能以偽致真也上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居東海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為人禍神荼鬱壘縛以盧索執以食虎故今縣官斬桃為人立之戶側畫虎之形著之門闌夫桃人非神荼鬱壘也畫虎非

食鬼之虎也刻畫效象莫以禦凶今土龍亦非致雨之
龍獨信桃人畫虎不知土龍九也此尚因緣昔書不見
實驗魯般墨子刻木為鳶蜚之三日而不集為之巧也
使作土龍者若魯般墨子則亦將有木鳶蜚不集之類
夫蜚鳶之氣雲雨之氣也氣而蜚木鳶何獨不能從土
龍十也夫雲雨之氣也知於蜚鳶之氣未可以言釣者
以木為魚丹漆其身近之水流而擊之起水動作魚以
為真並來聚會夫丹木非真魚也魚含血而有知猶為

象至雲雨之知不能過魚見土龍之象何能疑之十一
也此尚魚也知不如人匈奴敬畏郅都之威刻木象都
之狀交弓射之莫能一中不知都之精神在形象邪亡
也將匈奴敬鬼精神在木也如都之精神在形象天龍
之神亦在土龍如匈奴精在於木人則雩祭者之精亦
在土龍十二也金翁叔休屠王之太子也與父俱來降
漢父道死與母俱來拜為騎都尉母死武帝圖其母於
甘泉殿上署曰休屠王閼氏翁叔從上之甘泉拜謁起

立向之泣涕沾襟久乃去夫圖畫非母之實身也因見
形象涕泣輒下思親氣感不待實然也夫土龍猶甘泉
之圖畫也雲雨見之何為不動十三也此尚夷狄也有
若似孔子孔子死弟子思慕共坐有若孔子之座弟子
知有若非孔子也猶共坐而尊事之雲雨之知使若諸
弟子之知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感動思類而至十四也
有若孔子弟子疑其體象則謂相似孝武皇帝幸李夫
人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術為李夫人夫人步入殿

門武帝望見知其非也然猶感動喜樂近之使雲雨之
氣如武帝之心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愛好感起而來十
五也既效驗有十五又亦有義四焉立春東耕為土象
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鋤或立土牛未必能耕也順氣
應時示率下也今設土龍雖知不能致雨亦當夏時以
類應變與立土人土牛同一義也禮宗廟之主以木為
之長尺二寸以象先祖孝子入廟主心事之雖知木主
非親亦當盡敬有所主事土龍與木主同雖知非真示

當感動立意於象二也塗車芻靈聖人知其無用示象
生存不敢無也夫設土龍知其不能動雨也示若塗車
芻靈而有致三也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
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為侯示射無道諸侯也夫畫
布為熊麋之象名布為侯禮貴意象示義取名也土龍
亦夫熊麋布侯之類四也夫以象類有十五驗以禮示
意有四義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妄設土龍之象果有
狀也龍鬣出水雲雨乃至古者畜龍御龍常存無雲雨

猶舊交相闊遠卒然相見歡欣歌笑或至悲泣涕偃伏
少久則示行各恍忽矣易曰雲從龍非言龍從雲也雲
樽刻雷雲之象龍安肯來夫如是傳之者何可解則桓
君山之難可說也則劉子駿不能對劣也劣則董仲舒
之龍說不終也論衡終之故曰亂龍者終也

遭虎篇

變復之家謂虎食人者功曹為姦所致也其意以為功
曹衆吏之率虎亦諸禽之雄也功曹為姦采漁於吏故

虎食人以象其意夫虎食人人亦有殺虎謂虎食人功

曹受取於吏如人食虎吏受於功曹也乎案世清廉之士百不能一居功曹之官皆有姦心私舊故可以倖苞苴賂遺小大皆有必謂虎應功曹是野中之虎常害人也夫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以冬見陽蟲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其類參伐以冬出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星心尾則龍象象出而物見氣至而類動天地之性也動於林澤之中遭虎搏噬之時稟性狂勃貪饕飢

餓觸自來之人安能不食人之筋力羸弱不適巧便不知故遇輒死使孟賁登山馮婦入林亦無此害也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善其政之不苟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弟子識諸苟政暴吏甚於虎也夫虎害人古有之矣政不苟吏不暴德化之足以却虎然而二歲比食二人林中獸不應善也為廉不應姦吏亦不應

矣或曰虎應功曹之姦所謂不苛政者非功曹也婦人
廉吏之部也雖有善政安耐化虎夫魯無功曹之官功
曹之官相國是也魯相者殆非孔墨必三家也為相必
無賢操以不賢居權位其惡必不廉也必以相國為姦
令虎食人是則魯野之虎常食人也水中之毒不及陵
上陵上之氣不入水中各以所近罹殃取禍是故漁者
不死於山獵者不溺於淵好入山林窮幽測深涉虎窟
寢虎搏噬之何以為變魯公牛哀病化為虎搏食其兄

同變化者不以為怪入山林草澤見害於虎怪之非也
蝮蛇悍猛亦能害人行止澤中於蝮蛇應何官吏蜂蠆
害人入毒氣害人入水火害人人為蜂蠆所螫為毒氣
所中為火所燔為水所溺又誰致之者苟諸禽獸乃應
吏政行山林中麋鹿野猪牛象熊羆豺狼蝮蠆皆復殺
人苟謂食人乃應為變蝮蠆閭室皆食人人身彊大故
不至死倉卒之世穀食之貴百姓飢餓自相啖食厥變
甚於虎變復之家不處苛政且虎所食非獨人也含血

之禽有形之獸虎皆食之人謂應功曹之姦食他禽獸
應何官吏夫虎毛蟲人裸蟲毛蟲飢食裸蟲何變之有
四夷之外大人食小人虎之與蠻夷氣性一也平陸廣
都虎所不由也山林草澤虎所生出也必以虎食人應
功曹之姦是則平陸廣都之縣功曹常為賢山林草澤
之邑功曹常伏誅也夫虎食人於野應功曹之姦虎時
入邑行於民間功曹游於閭巷之中乎實說虎害人於
野不應政其行都邑乃為怪夫虎山林之獸不狎之物

也常在草野之中不為馴畜猶人家之有鼠也伏匿希
出非可常見也命吉居安鼠不擾亂祿哀居危鼠為殃
變夫虎亦然也邑縣吉安長吏無患虎匿不見長吏且
危則虎入邑行於民間何則長吏光氣已消都邑之地
與野均也推此以論虎所食人亦命時也命訖時哀光
氣去身視肉猶尸也故虎食之天道偶會虎適食人長
吏遭惡故謂為變應上天矣古今凶驗非唯虎也野物
皆然楚王英宮樓未成鹿走上堦其後果薨魯昭公旦

出鸛鵒來巢其後季氏逐昭公昭公奔齊遂死不還賈
誼為長沙王傳鵬鳥集舍發書占之曰主人將去其後
遷為梁王傳懷王好騎墜馬而薨賈誼傷之亦病而死
昌邑王時夷鵠鳥集宮殿下王射殺之以問郎中令龔
遂龔遂對曰夷鵠野鳥入宮亡之應也其後昌邑王竟
亡盧奴令田光與公孫弘等謀反其且覺時狐鳴光舍
屋上光心惡之其後事覺坐誅會稽東部都尉禮文伯
時羊伏廳下其後遷為東萊太守都尉王子鳳時鴈入

府中其後遷丹陽太守夫吉凶同占遷免一驗俱象空
亡精氣消去也故人且亡也野鳥入宅城且空也草蟲
入邑等類衆多行事比肩畧舉較著以定實驗也

商蟲篇

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也貪則侵漁故蟲食
穀身黑頭赤則謂武官頭黑身赤則謂文官使加罰於
蟲所象類之吏則蟲滅息不復見矣夫頭赤則謂武吏
頭黑則謂文吏所致也時或頭赤身白頭黑身黃或頭

身皆黃或頭身皆青或皆白若魚肉之蟲應何官吏時
或白布豪民猾吏被刑乞貸者威勝於官取多於吏其
蟲形象何如狀哉蟲之滅也皆因風雨案蟲滅之時則
吏未必伏罰也陸田之中時有鼠水田之中時有魚蝦
蟹之類皆為穀害或時希出而暫為害或常有而為災
等類衆多應何官吏魯宣公履畝而稅應時而有蠃生
者或言若蝗蝗時至蔽天如雨集地食物不擇穀草察
其頭身象類何吏變復之家謂蝗何應建武三十一年

蝗起太山郡西南過陳留河南遂入夷狄所集鄉縣以
千百數當時鄉縣之吏未皆履畝蝗食穀草連日老極
或蜚徙去或止枯死當時鄉縣之吏未必皆伏罪也夫
蟲食穀自有止期猶蠶食桑自有足時也生出有日死
極有月期盡變化不常為蟲使人君不罪其吏蟲猶自
亡夫蟲風氣所生蒼頡知之故凡蟲為風之字取氣於
風故八日而化生春夏之物或食五穀或食衆草食五
穀吏受錢穀也其食他草受人何物俾蟲三百人為之

長由此言之人亦蟲也人食蟲所食蟲亦食人所食俱
為蟲而相食物何為怪之設蟲有知亦將非人曰女食
天之所生吾亦食之謂我為變不自謂為災凡含氣之
類所甘嗜者口腹不異人甘五穀惡蟲之食自生天地
之間惡蟲之出設蟲能言以此非人亦無以詰也夫蟲
之在物間也知者不怪其食萬物也不謂之災甘香渥
味之物蟲生常多故穀之多蟲者穰也稻時有蟲麥與
豆無蟲必以有蟲責主者更是其穰鄉部吏常伏罪也

神農后稷藏種之方煮馬屎以汁漬種者令禾不蟲如或以馬屎漬種其鄉部吏鮑焦陳仲子也是故后稷神農之術用則其鄉吏可免為姦何則蟲無從生上無以察也蟲食他草平事不怪食五穀葉乃謂之災桂有蠹桑有蝎桂中藥而桑給蠶其用亦急與穀無異蠹蝎不為怪獨謂蟲為災不通物類之實闇於災變之情也穀蟲曰蠹蠹若蛾矣粟米饅熟生蠹夫蠹食粟米不謂之災蟲食苗葉歸之於政如說蟲之家謂粟輕苗重也蟲

之種類衆多非一魚肉腐臭有蟲醯醬不閉有蟲飯溫
濕有蟲書卷不舒有蟲衣襪不懸有蟲蝸疽螳螂蠹蝨
有蟲或白或黑或長或短大小鴻殺不相似類皆風氣
所生并連以死生不擇日若生日短促見而輒滅變復
之家見其希出出又食物則謂之災災出當有所罪則
依所似類之吏順而說之人腹中有三蟲下地之澤其
蟲曰蛭蛭食人足三蟲食腸順說之家將謂三蟲何似
類乎凡天地之間陰陽所生蛟蜃之類蛄蠕之屬含氣

而生開口而食食有甘不同心等欲彊大食細弱知慧
反頓愚他物小大連相齧噬不謂之災獨謂蟲食穀物
為應政事失道理之實不達物氣之性也然夫蟲之生
也必依溫濕溫濕之氣常在春夏秋冬之氣寒而乾燥
蟲未曾生若以蟲生罪鄉部吏是則鄉部吏貪於春夏
廉於秋冬雖盜跖之吏以秋冬署蒙伯夷之舉矣夫春
夏非一而蟲時生者溫濕甚也甚則陰陽不和陰陽不
和政也徒當歸於政治而指謂部吏為姦失事實矣何

知蟲以溫濕生也以蠱蟲知之穀乾燥者蟲不生溫濕
饒餽蟲生不禁藏宿麥之種烈日乾暴投於燥器則蟲
不生如不乾暴間喋之蟲生如雲煙以蠱間喋准況衆
蠱溫濕所生明矣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
信讒言讒言傷善青蠅污白同一禍敗詩以為興昌邑
王夢西階下有積蠅矢明旦召問郎中龔遂遂對曰蠅
者讒人之象也夫矢積於階下王將用讒臣之言也由
此言之蠅之為蟲應人君用讒何故不謂蠅為災乎如

蠅可以為災夫蠅歲生世間人君常用讒乎紫蟲害人者莫如蚊蚋蚊蚋歲生如以蚊蚋應災世間常有害人之吏乎必以食物乃為災人則物之最貴者也蚊蚋食人尤當為災必以暴生害物乃為災夫歲生而食人與時出而害物災孰為甚人之病疥亦希非常疥蟲何故不為災且天將雨蟄出蚋蜚為與氣相應也或時諸蟲之生自與時氣相應如何輒歸罪於部吏乎天道自然吉凶偶會非常之蟲適生貪吏遭署人察貪吏之操又

見災蟲之生則謂部吏之所為致也

講瑞篇

儒者之論自說見鳳皇騏驎而知之何則案鳳皇騏驎之象又春秋獲麟文曰有麇而角麇而角者則是騏驎矣其見鳥而象鳳皇者則鳳皇矣黃帝堯舜周之盛時皆致鳳皇孝宣帝之時鳳皇集于上林後又於長樂之宮東門樹上高五尺文章五色周獲麟麟似麇而角武帝之麟亦如麇而角如有大鳥文章五色獸狀如麇首

戴一角考以圖象驗之古今則鳳麟可得審也夫鳳皇
鳥之聖者也騏驎獸之聖者也五帝三王臯陶孔子人
之聖也十二聖相各不同而欲以麋戴角則謂之騏驎
相與鳳皇象合者謂之鳳皇如何夫鳥獸毛色不同猶
十二聖骨體不均也戴角之相猶戴牛也顙頊戴牛堯
舜必未然今魯所獲麟戴角即後所見麟未必戴角也
如用魯所獲麟求知世間之麟則必不能知也何則毛
羽骨角不合同也假令不同或時似類未必真是虞舜

重瞳王莽亦重瞳晉文駢脅張儀亦駢脅如以骨體毛
色比則王莽虞舜而張儀晉文也有若在魯最似孔子
孔子死弟子共坐有若問以道事有若不能對者何也
體狀似類實性非也今五色之鳥一角之獸或時似類
鳳皇騏驎其實非真而說者欲以骨體毛色定鳳皇騏
驎誤矣是故顏淵庶幾不似孔子有若恒庸反類聖人
由是言之或時真鳳皇騏驎骨體不似恒庸鳥獸毛色
類真知之如何儒者自謂見鳳皇騏驎輒而知之則是

自謂見聖人輒而知之也臯陶馬口孔子反宇設後輒
有知而絕殊馬口反宇尚未可謂聖何則十二聖相不
同前聖之相難以照後聖也骨法不同姓名不等身形
殊狀生出異土雖復有聖何如知之桓君山謂揚子雲
曰如後世復有聖人徒知其才能之勝已多不能知其
聖與非聖人也子雲曰誠然夫聖人難知知能之美若
桓揚者尚復不能知世儒懷庸庸之知齋無異之議見
聖不能知可保必也夫不能知聖則不能知鳳皇與騏

驎世人名鳳皇騏驎何用自謂能之乎夫上世之名鳳
皇騏驎聞其鳥獸之奇者耳毛角有奇又不妄翔苟遊
與鳥獸爭飽則謂之鳳皇騏驎矣世人之知聖亦猶此
也聞聖人人之奇者身有奇骨知能博達則謂之聖矣
及其知之非卒見暫聞而輒名之為聖也與之偃伏從
文受學然後知之何以明之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
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
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以子貢

知孔子三年乃定世儒無子貢之才其見聖人不從之
學任倉卒之視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少正卯在
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獨
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
子之聖又不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子貢曰夫少正卯
魯之聞人也子為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賜退非爾所及
夫才能知佞若子貢尚不能知聖世儒見聖自謂能知
之妄也夫以不能知聖言之則亦知其不能知鳳皇與

騏驎也使鳳皇羽翮長廣騏驎體高大則見之者以為
大鳥巨獸耳何以別之如必巨大別之則其知聖人亦
宜以巨大春秋之時鳥有爰居不可以為鳳皇長狄來
至不可以為聖人然則鳳皇騏驎與鳥獸等也世人見
之何用知之如以中國無有從野外來而知之則是鸛
鵒同也鸛鵒非中國之禽也鳳皇騏驎亦非中國之禽
獸也皆非中國之物儒者何以謂鸛鵒惡鳳皇騏驎善
乎或曰孝宣之時鳳皇集于上林羣鳥從上以千萬數

以其衆鳥之長聖神有異故羣鳥附從如見大鳥來集
羣鳥附之則是鳳皇鳳皇審則定矣夫鳳皇與騏驎同
性鳳皇見羣鳥從騏驎見衆獸亦宜隨案春秋之麟不
言衆獸隨之宣帝武帝皆得騏驎無衆獸附從之文如
以騏驎為人所獲附從者散鳳皇人不獲自來蜚翔附
從可見書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大傳曰鳳皇在列樹
不言羣鳥從也豈宣帝所致者異哉或曰記事者失之
唐虞之君鳳皇實有附從上世久遠記事遺失經書之

文未足以實也夫實有而記事者失之亦有實無而記事者生之夫如是儒書之文難以實事案附從以知鳳皇未得實也且人有佞猾而聚者鳥亦有佞黠而從羣者當唐虞之時鳳慤愿宣帝之時佼黠乎其俱有聖人之德行動作之操不均同也無鳥附從或時是鳳皇羣鳥附從或時非也君子在世清節自守不廣結從出入動作人不附從豪猾之人任使用氣往來進退士衆雲合夫鳳皇君子也必以隨多者効鳳皇是豪黠為君

予也歌曲彌妙和者彌寡行操益清交者益鮮鳥獸亦然必以附從效鳳皇是用和多為妙曲也龍與鳳皇為比類宣帝之時黃龍出于新豐羣蛇不隨神雀鸞鳥皆衆鳥之長也其仁聖雖不及鳳皇然其從羣鳥亦宜數十信陵孟嘗食客三千稱為賢君漢將軍衛青及將軍霍去病門無一客亦稱名將太史公曰盜跖橫行聚黨數千人伯夷叔齊隱處首陽山鳥獸之操與人相似人之得衆不足以別賢以鳥附從審鳳皇如何或曰鳳皇

騏驎太平之瑞也太平之際見來至也然亦有未太平

而來至也鳥獸奇骨異毛卓絕非常則是矣何為不可

知鳳皇騏驎通常以太平之時來至者春秋之時騏驎

嘗嫌於王孔子而至光武皇帝生於濟陽鳳皇來集夫

光武始生之時成哀之際也時未太平而鳳皇至如以

自為光武有聖德而來是則為聖王始生之瑞不為太

平應也嘉瑞或應太平或為始生其實難知獨以太平

之際驗之如何或曰鳳皇騏驎生有種類若龜龍有種

類矣龜故生龜龍故生龍形色小大不異於前者也見
之父察其子孫何為不可知夫恒物有種類瑞物無種
適生故曰德應龜龍然也人見神龜靈龍而別之乎宋
元王之時漁者網得神龜焉漁父不知其神也方今世
儒漁父之類也以漁父而不知神龜則亦知夫世人而
不知靈龍也龍或時似蛇蛇或時似龍韓子曰馬之似
鹿者千金良馬似鹿神龍或時似蛇如審有類形色不
異王莽時有大鳥如馬五色龍文與衆鳥數十集于沛

國蘄縣宣帝時鳳皇集于地高五尺與言如馬身高同

矣文章五色與言五色龍文物色均矣衆鳥數十與言
俱集附從等也如以宣帝時鳳皇體色衆鳥附從安知
鳳皇則王莽所致鳥鳳皇也如審是王莽致之是非瑞
也如非鳳皇體色附從何為均等且瑞物皆起和氣而
生生於常類之中而有詭異之性則為瑞矣故夫鳳皇
之至也猶赤鳥之集也謂鳳皇有種赤鳥復有類乎嘉
禾醴泉甘露嘉禾生於禾中與禾中異穗謂之嘉禾醴

泉甘露出而甘美也皆泉露生出非天上有甘露之種
地下有醴泉之類聖治公平而乃沾下產出也蓂莢朱
草亦生在地集於衆草無常本根暫時產出旬月枯折
故謂之瑞夫鳳皇騏驎亦瑞也何以有種類繁周太平
越常獻白雉白雉生短而白色耳非有白雉之種也魯
人得戴角之麋謂之騏驎亦或時生於麋非有騏驎之
類由此言之鳳皇亦或時生於鵲鵲毛奇羽殊出異衆
鳥則謂之鳳皇耳安得與衆鳥殊種類也有若曰騏驎

之於走獸鳳皇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
潦類也然則鳳皇騏驎都與鳥獸同一類體色詭耳安
得異種同類而有奇奇為不世不世難審識之如何堯
生丹朱舜生商均商均丹朱堯舜之類也骨性詭耳鯀
生禹瞽瞍生舜舜禹鯀瞽瞍之種也知德殊矣試種嘉
禾之實不能得嘉禾恒見粢梁之粟莖穗怪奇人見叔
梁紇不知孔子父也見伯魚不知孔子之子也張湯之
父五尺湯長八尺湯孫長六尺孝宣鳳皇高五尺所從

生鳥或時高二尺後所生之鳥或時高一尺安得常種
種類無常故曾皙生參氣性不世顏路出回古今卓絕
馬有千里不必騏驎之駒鳥有仁聖不必鳳皇之鵠山
頂之溪不通江湖然而有魚水精自為之也廢庭壞殿
基上草生地氣自出之也按溪水之魚殿基上之草無
類而出瑞應之自至天地未必有種類也夫瑞應猶災
變也瑞以應善災以應惡善惡雖反其應一也災變無
種瑞應亦無類也陰陽之氣天地之氣也遭善而為和

遇惡而為變豈天地為善惡之政更生和變之氣乎然則瑞應之出殆無種類因善而起氣和而生亦或時政平氣和衆物變化猶春則鷹變為鳩秋則鳩化為鷹蛇鼠之類輒為魚鼈蝦蟇為鶉雀為蜃蛤物隨氣變不可謂無黃石為老父授張良書去復為石也儒知之或時太平氣和麋為騏驎鵠為鳳皇是故氣性隨時變化豈必有常類哉褒姒玄黿之子二龍漿也晉之二卿熊羆之裔也吞燕子薏苡履大跡之語世之人然之獨謂瑞

有常類哉以物無種計之以人無類議之以體變化論之鳳皇騏驎生無常類則形色何為當同案禮記瑞命篇云雄曰鳳雌曰皇雄鳴曰即即雌鳴足足詩云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鳳皇鳴矣于彼朝陽葦葦萋萋噍噍喈喈瑞命與詩俱言鳳皇之鳴瑞命之言即即足足詩云雍雍喈喈此聲異也使聲審則形不同也使審同詩與禮異世傳鳳皇之鳴故將疑焉案魯之獲麟云有麋而角言有麋者色如麋也麋色有常若鳥色有常矣武王

之時火流為鳥云其色赤赤非鳥之色故言其色赤如
似麋而色異亦當言其色白若黑今成事色同故言有
麋麋無角有異於故故言而角也夫如是魯之所得麟
者若麋之狀也武帝之時西巡狩得白麟一角而五趾
角或時同言五趾者足不同矣魯所得麟云有麋不言
色者麋無異色也武帝云得白麟色白不類麋故言有
麋正言白麟色不同也孝宣之時九真貢獻麟狀如麋
而兩角者孝武言一角不同矣春秋之麟如麋宣帝之

麟言如鹿鹿與麋小大相倍體不同也夫三王之時麟
毛色角趾身體高大不相似類推此准後世麟出必不
與前同明矣夫騏驎鳳皇之類騏驎前後體色不同而
欲以宣帝之時所見鳳皇高五尺文章五色准前況後
當復出鳳皇謂與之同誤矣後當復出見之鳳皇騏驎
必已不與前世見出者相似類而世儒自謂見而輒知
之奈何案魯人得麟不敢正名麟曰有麋而角者時誠
無以知也武帝使謁者終軍議之終軍曰野禽并角明

天下同本也不正名麟而言野禽者終軍亦疑無以審也當
今世儒之知不能過魯人與終軍其見鳳皇騏驎必從
而疑之非恒之鳥獸耳何能審其鳳皇騏驎乎以體色
言之未必等以鳥獸隨從多者未必善以希見言之有
鸛鵒來以相奇言之聖人有奇骨體賢者亦有奇骨聖
賢俱奇人無以別由賢聖言之聖鳥聖獸亦與恒鳥庸
獸俱有奇怪聖人賢者亦有知而絕殊骨無異者聖賢
鳥獸亦有仁善廉清體無奇者世或有富貴不聖身有

骨為富貴表不為聖賢驗然則鳥亦有五采獸有角而無仁聖者夫如是上世所見鳳皇騏驎何知其非恒鳥獸今之所見鵲麀之屬安知非鳳皇騏驎也方今聖世堯舜之主流布道化仁聖之物何為不生或時以有鳳皇騏驎亂於鵲麀麀鹿世人不知美玉隱在石中楚王令尹不能知故有抱玉泣血之痛今或時鳳皇騏驎以仁聖之性隱於恒毛庸羽無一角五色表之世人不之知猶玉在石中也何用審之為此論草於永平之初時

來有瑞其孝明宣惠衆瑞並至至元和章和之際孝章
耀德天下和洽嘉瑞奇物同時俱應鳳皇騏驎連出重
見盛於五帝之時此篇已成故不得載或問曰講瑞謂
鳳皇騏驎難知世瑞不能別今孝章之所致鳳皇騏驎
不可得知乎曰五鳥之記四方中央皆有大鳥其出衆
鳥皆從小大毛色類鳳皇實難知也故夫世瑞不能別
別之如何以政治時王之德不及唐虞之時其鳳皇騏
驎目不親見然而唐虞之瑞必真是者堯之德明也孝

宣比堯舜天下太平萬里慕化仁道施行鳥獸仁者感動而來瑞物小大毛色足翼必不同類以政治之得失主之明闇準況衆瑞無非真者事或難知而易曉其此謂也又以甘露驗之甘露和氣所生也露無故而甘氣獨已至矣和氣至甘露降德洽而衆瑞湊紫永平以來訖於章和甘露常降故知衆瑞皆是而鳳皇騏驎皆真也

論衡卷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吳紹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論衡卷十

七八



詳校官主事臣陳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一百五十三

子部

論衡卷十七

漢 王充 撰

指瑞篇

是應篇

治期篇

指瑞篇

儒者說鳳凰騏驎爲聖王來以爲鳳凰騏驎仁聖禽也
思慮深避害遠中國有道則來無道則隱稱鳳凰騏驎
之仁知者欲以褒聖人也非聖人之德不能致鳳凰騏

麟此言妄也夫鳳凰騏驎聖人亦聖聖人恓恓憂世
鳳凰騏驎亦宜率教聖人游於世間鳳凰騏驎亦宜與
鳥獸會何故遠去中國處於邊外豈聖人濁鳳凰騏驎
清哉何其聖德俱而操不同也如以聖人者當隱乎十
二聖宜隱如以聖者當見鳳麟亦宜見如以仁聖之禽
思慮深避害遠則文王拘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非也
文王孔子仁聖之人憂世憫民不圖利害故其有仁聖
之知遭拘厄之患凡人操行能修身正節不能禁人加

非於已案人操行莫能過聖人聖人不能自免於厄而

鳳麟獨能

一有而字

自全於世是鳥獸之操賢於聖人也且

鳥獸之知不與人通何以能知國有道與無道也人同性類好惡均等尚不相知鳥獸與人異性何能知之人不能知鳥獸鳥獸亦不能知人兩不能相知鳥獸爲愚於人何以反能知之儒者咸稱鳳凰之德欲以表明王之治反令人有不及鳥獸論事過情使實不著且鳳麟豈獨爲聖王至哉孝宣皇帝之時鳳皇五至騏驎一至

神雀黃龍甘露醴泉莫不畢見故有五鳳神雀甘露黃龍之紀使鳳麟審爲聖王見則孝宣皇帝聖人也如孝宣帝非聖則鳳麟爲賢來也爲賢來則儒者稱鳳凰騏驎失其實也鳳凰騏驎爲堯舜來亦爲宣帝來矣夫如是爲聖且賢也儒者說聖太隆則論鳳麟亦過其實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儒者說之以爲天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麟爲聖王來孔子自以不王而

時王魯君無感麟之德怪其來而不知所爲故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知其不爲治平而至爲已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言孰爲來哉知麟爲聖王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已傳此說孔子聞此說而希見其物也見麟之至怪所爲來實者麟至無所爲來常有之物也行邁魯澤之中而魯國見其物遭獲之也孔子見麟之獲獲而又死則自比於麟自謂道絕不復行將爲小人所僣獲也故孔子見麟而自泣者據其見得

而死也非據其本所爲來也然則麟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麟有知爲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爲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爲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麟至知不爲聖王來也爲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麟思慮深避害遠妄也且鳳麟非生外國也中國有聖王乃來至也生於中國長於山林之間性廉見希人不得害也則謂之思慮

深避害遠矣生與聖王同時行與治平相遇世間謂之
聖王之瑞爲聖來矣剥巢破卵鳳凰爲之不翔焚林而
畋漉池而漁龜龍爲之不遊鳳凰龜龍之類也皆生中
國與人相近巢剥卵破屏竄不翔林焚池漉伏匿不遊
無遠去之文何以知其在外國也龜龍鳳凰同一類也
希見不害謂在外國龜龍希見亦在外國矣孝宣皇帝
之時鳳凰騏驎黃龍神雀皆至其至同時則其性行相
似類則其生出宜同處矣龍不生於外國外國亦有龍

鳳麟不生外國外國亦有鳳麟然則中國亦有未必外國之鳳麟也人見鳳麟希見則曰在外國見遇太平則曰爲聖王來夫鳳凰騏驎之至也猶醴泉之出朱草之生也謂鳳凰在外國聞有道而來醴泉朱草何知而生於太平之時醴泉朱草和氣所生然則鳳凰騏驎亦和氣所生也和氣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物生爲瑞人生爲聖同時俱然時其長太相逢遇矣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衰世亦時有鳳麟也孔子

生於周之末世騏驎見於魯之西澤光武皇帝生於成
哀之際鳳凰集於濟陽之地聖人聖物生於盛衰世聖
王遭

一有出聖
物通字

見聖物猶吉命之人逢吉祥之類也其

實相遇非相爲出也夫鳳麟之來與白魚赤烏之至無
以異也魚遭自躍王舟逢之火偶爲烏王仰見之非魚
聞武王之德而入其舟烏知周家當起集於王屋也謂
鳳麟爲聖王來是謂魚烏爲武王至也王者受富貴之
命故其動出見吉祥異物見則謂之瑞瑞有小大各以

所見定德薄厚若夫白魚赤烏小物小安之兆也鳳皇
騏驎大物太平之象也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吾已矣夫不見太平之象自知不遇太平之時矣且鳳
凰騏驎何以爲太平之象鳳凰騏驎仁聖之禽也仁聖
之物至天下將爲仁聖之行矣尚書大傳曰高宗祭成
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己祖己曰遠方君
子殆有至者祖乙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
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夫鳳凰騏驎猶雉也其來之象

亦與雉同孝武皇帝西巡狩得白麟一角而五趾又有
木枝出復合於本武帝議問羣臣謁者終軍曰野禽并
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如此瑞者外國宜有
降者是若應殆且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而蒙化焉
其後數月越地有降者匈奴名王亦將數千人來降竟
如終軍之言終軍之言得瑞應之實矣推此以況白魚
赤烏猶此類也魚木精白者殷之色也烏者孝烏赤者
周之應氣也先得白魚後得赤烏殷之統絕色彩在周

矣據魚鳥之見以占武王則知周之必得天下也世見武王誅紂出遇魚鳥則謂天用魚鳥命使武王誅紂事相似類其實非也春秋之時鸛鵒來巢占者以爲凶夫野鳥來巢魯國之都且爲丘墟昭公之身且出奔也後昭公爲季氏所攻出奔於齊死不歸魯賈誼爲長沙太傅服鳥集舍發書占之云服鳥入室主人當去其後賈誼竟去野鳥雖殊其占不異夫鳳麟之來與野鳥之巢服鳥之集無以異也是鸛鵒之巢服鳥之集偶巢適集

占者因其野澤之物巢集城宮之內則見魯國且凶傳
舍人不吉之瑞矣非鸛鵒服鳥知二國禍將至而故爲
之巢集也王者以天下爲家家人將有吉凶之事而吉
凶之兆豫見於人知者占之則知吉凶將至非吉凶之
物有知故爲吉凶之人來也猶著龜之有兆數矣龜兆
著數常有吉凶吉人卜筮與吉相遇凶人與凶相逢非
著龜神靈知人吉凶出兆見數以告之也虛居卜筮前
無過客猶得吉凶然則天地之間常有吉凶吉凶之物

來至自當與吉凶之人相逢遇矣或言天使之所爲也夫巨大之天使細小之物音語不通情指不達何能使物物亦不爲天使其來神怪若天使之則謂天使矣夏后孔甲畋于首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后來之子必大貴或曰不勝之子必有殃夫孔甲之入民室也偶遭雨而廕庇也非知民家將生子而其子必凶爲之至也既至人占則有吉凶矣夫吉凶之物見於王朝若入民家猶孔甲遭雨入民室也孔甲不知其將

生子爲之故到謂鳳凰諸瑞有知應吉而至誤矣

是應篇

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氣物卓異朱草醴泉翔鳳甘露
景星嘉禾萐莆蓂莢屈軼之屬又言山出車澤出舟男
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行者讓路頌白不提挈關
梁不閉道無虜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
一雨其盛茂者致黃龍騏驎鳳凰夫儒者之言有溢美
過實瑞應之物或有或無夫言鳳凰騏驎之屬大瑞較

然不得增飾其小瑞徵應恐多非是夫風氣雨露本當和適言其鳳翔甘露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可也言其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褰之也風雨雖適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數言男女不相干市價不相欺可也言其異路無二價褻之也太平之時豈更爲男女各作道哉不更作道一路而行安得異乎太平之時無商人則可如有必求便利以爲業買物安肯不求賤賣貨安肯不求貴有求貴賤之心必有二價之語此皆有其事而褻增過其

實也若夫萑脯蓂莢屈軼之屬殆無其物何以驗之說以實者太平無有此物儒者言萑脯生於庖厨者言厨中自生肉脯薄如萑形搖鼓生風寒涼食物使之不臭夫太平之氣雖和不能使厨生肉萑以爲寒涼若能如此則能使五穀自生不須人爲之也能使厨自生肉萑何不使飯自蒸於甑火自燃於竈乎凡生萑者欲以風吹食物也何不使食物自不臭何必生萑以風之乎厨中能自生萑則冰室何事而復伐冰以寒物乎人夏月

操簾須手搖之然後生風從手握持以當疾風簾不鼓動言簾脯自鼓可也須風乃鼓不風不動從手風來自足以寒厨中之物何須簾脯世言燕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厨門象生肉足論之既虛則簾脯之語五應之類恐無其實儒者又言古者蓂莢夾階而生月朔日一莢生至十五日而十五莢於十六日日一莢落至月晦莢盡來月朔一莢復生王者南面視莢生落則知日數多少不須煩擾案日厯以知之也夫天

既能生莢以爲日數何不使莢有日名王者視莢之字則知今日名乎徒知日數不知日名猶復案厯然後知之是則王者視日則更煩擾不省蓂莢之生安能爲福夫蓂草之實也猶豆之有莢也春夏未生其生必於秋末冬月隆寒霜雪霽零萬物皆枯儒者敢謂蓂莢達冬獨不死乎如與萬物俱生俱死莢成而以秋末是則季秋得察莢春夏冬三時不得案也且月十五日生十五莢於十六日莢落二十一日六莢落落莢棄殞不可得

數猶當計未落莢以知日數是勞心苦意非善祐也使
莢生於堂上人君坐戶牖間望察莢生以知日數匪謂
善矣今云夾階而生生於堂下也王者之堂墨子稱堯
舜高三尺儒家以爲卑下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莢莢
生於階下王者欲視其莢不能從戶牖之間見也須臨
堂察之乃知莢數夫起視堂下之莢孰與懸厯日於宸
坐傍顧輒見之也天之生瑞欲以娛王者須起察乃知
日數是生煩物以累之也且莢草也王者之堂旦夕所

坐古者雖質宮室之中草生輒耘安得生莢而人得經
月數之乎且凡數日一二者欲以紀識事也古有史官
典厯主日王者何事而自數莢堯候四時之中命曦和
察四星以占時氣四星至重猶不躬視而自察莢以數
日也儒者又言太平之時屈軼生於庭之末若草之狀
主指佞人佞人入朝屈軼庭末以指之聖王則知佞人
所在夫天能故生此物以指佞人不使聖王性自知之
或佞人本不生必復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

憚煩也聖王莫過堯舜堯舜之治最爲平矣即屈軼已
自生於庭之末佞人來輒指知之則舜何難於知佞人
而使臯陶陳知人之術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人含
五常音氣交通且猶不能相知屈軼草也安能知佞如
儒者之言是則太平之時草木踰賢聖也獄訟有是非
人情有曲直何不并令屈軼指其非而不直者必苦心
聽一有獄字訟三人斷獄乎故夫屈軼之草或時無有而空
言生或時實有而虛言能指假令能指或時草性見人

而動古者質朴見草之動則言能指能指則言指佞人
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魚肉之蟲集地北行夫
蟲之性然也今草能指亦天性也聖人因草能指宣言
曰庭末有屈軼能指佞人百官臣子懷姦心者則各變
性易操爲忠正之行矣猶今府廷畫臯陶跽觥也儒者
說云跽觥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臯陶治獄其罪疑
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斯蓋天生一角聖
獸助獄爲驗故臯陶敬羊起坐事之此則神奇瑞應之

類也曰夫鮭魮則復屈軼之語也羊本二角鮭魮一角
體損於羣不及衆類何以爲奇鼈三足曰能龜三足曰
賁案能與賁不能神於四足之龜鼈一角之羊何能聖
於兩角之禽狴狴知往乾鵠知來鸚鵡能言天性能一
不能爲二或時鮭魮之性徒能觸人未必能知罪人臯
陶欲神事助政惡受罪者之不厭服因鮭魮觸人則罪
之欲人畏之不犯受罪之家沒齒無怨言也夫物性各
自有所知如以鮭魮能觸謂之爲神則狴狴之徒皆爲

神也巫知吉凶占人禍福無不然者如以魍魎謂之巫類則巫何奇而以爲善斯皆人欲神事立化也師尚父爲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曰蒼兕蒼兕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不急渡倉兕害汝則復魍魎之類也河中有此異物時出浮揚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覆人之舟也尚父緣河有此異物因以威衆夫魍魎之觸罪人猶倉兕之覆舟也蓋有虛名無其實效也人畏怪奇故空褒增又

言太平之時有景星尚書中候曰堯時景星見於軫夫
景星或時五星也大者歲星太白也彼或時歲星太白
行於軫度古質不能推步五星不知歲星太白何如狀
見大星則謂景星矣詩又言東有啓明西有長庚亦或
時復歲星太白也或時昏見於西或時晨出於東詩人
不知則名曰啓明長庚矣然則長庚與景星同皆五星
也太平之時日月精明五星日月之類也太平更有景
星可復更有日月乎詩人俗人也中候之時質世也俱

不知星王莽之時太白經天精如半月使不知星者見之則亦復名之曰景星爾雅釋四時章曰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氣和爲景星夫如爾雅之言景星乃四時氣和之名也恐非著天之大星爾雅之書五經之訓故儒者所共觀察也而不信從更謂大星爲景星豈爾雅所言景星與儒者之所說異哉爾雅又言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醴泉乃謂甘露也今儒者說之謂泉從地中出其味甘若醴故曰醴泉二

說相遠實未可知案爾雅釋水泉章一見一否曰瀝檻
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懸出懸出下出也是泉出之
異輒有異名使太平之時更有醴泉從地中出當於此
章中言之何故反居釋四時章中言甘露爲醴泉乎若
此儒者之言醴泉從地中出又言甘露其味甚甜未可
然也儒曰道至大者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翔風起
甘露降雨濟而陰一者謂之甘雨非謂雨水之味甘也
推此以論甘露必謂其降下時適潤養萬物未必露味

甘也亦有露甘味如飴蜜者俱太平之應非養萬物之
甘露也何以明之案甘露如飴蜜者著於樹木不著五
穀彼露味不甘者其下時土地滋潤流濕萬物洽沾濡
溥由此言之爾雅且近得實緣爾雅之言驗之於物案
味甘之露下著樹木案所著之樹不能茂於所不著之
木然今之甘露殆異於爾雅之所謂甘露欲驗爾雅之
甘露以萬物豐熟災害不生此則甘露降下之驗也甘
露下是則醴泉矣

治期篇

世謂古人君賢則道德施行施行則功成治安人君不肖則道德頓廢頓廢則功敗治亂古今論者莫謂不然何則見堯舜賢聖致太平桀紂無道致亂得誅如實論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吏百石以上若升食以下居位治民爲政布教教行與止民治與亂皆有命焉或才高行潔居位職廢或智淺操券治民而立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據有功而加賞案無功而施罰是考命而長祿

非實才而厚能也論者因考功之法據效而定賢則謂
民治國安者賢君之所致民亂國危者無道之所爲也
故危亂之變至論者以責人君歸罪於爲政不得其道
人君受以自責愁神苦思撼動形體而危亂之變終不
減除空憤人君之心使明知之主虛受之責世論傳稱
使之然也夫賢君能治當安之民不能化當亂之世良
醫能行其針藥使方術驗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
也如命窮病困則雖扁鵲末如之何夫命窮病困之不

可治猶夫亂民之不可安也藥氣之愈病猶教導之安民也皆有命時不可令勉力也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由此言之教之行廢國之安危皆在命時非人力也夫世亂民逆國之危殆災害繫於上天賢君之德不能消卻詩道周宣王遭大旱矣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言無有可遺一人不被害者宣王賢者嫌於德微仁惠盛者莫過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水旱

災害之甚者也而二聖逢之豈二聖政之所致哉天地
歷數當然也以堯湯之水旱準百王之災害非德所致
非德所致則其福祐非德所爲也賢君之治國也猶慈
父之治家慈父耐平教明令耐使子孫皆爲孝善子孫
孝善是家興也百姓平安是國昌也昌必有衰興必有
廢興昌非德所能成然則衰廢非德所能敗也昌衰興
廢皆天時也此善惡之實未言苦樂之效也家安人樂
富饒財用足也案富饒者命厚所致非賢惠所獲也人

皆知富饒居安樂者命祿厚而不知國安治化行者歷
數吉也故世治非賢聖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國當衰
亂賢聖不能盛時當治惡人不能亂世之治亂在時不
在政國之安危在數不在教賢不賢之君明不明之政
無能損益世稱五帝之時天下太平家有十年之蓄人
有君子之行或時不然世增其美亦一有然字或時政致何
以審之夫世之所以爲亂者不以賊盜衆多兵革並起
民棄禮義負畔其上乎若此者由穀食乏絕不能忍饑

寒夫饑寒並至而能無爲非者寡然則溫飽並至而能不爲善者希傳曰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民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起於不足穀足食多禮義之心生禮豐義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饑歲之春不食親戚穰歲之秋名及四鄰不食親戚惡行也名及四鄰善義也爲善惡之行不在人質性在於歲之饑穰由此言之禮義之行在穀足也案穀成敗自有年歲年歲水旱五穀不成非政所致時數然也必謂水旱政治所致不能爲政者莫

過桀紂桀紂之時宜常水旱案桀紂之時無饑耗之災
災至自有數或時返在聖君之世實事者說堯之洪水
湯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惡之所致說百王之害獨謂
爲惡之應此見堯湯德優百王劣也審一足以見百明
惡足以照善堯湯證百王至百王遭變非政所致以變
見而明禍福五帝致太平非德所就明矣人之溫病而
死也先有凶色見於面部其病遇邪氣也其病不愈至
於身死命壽訖也國之亂亡與此同驗有變見於天地

猶人溫病而死色見於面部也有水旱之災猶人遇氣而病也災禍不除至於國亡猶病不愈至於身死也論者謂變徵政治賢人溫病色凶可謂操行所生乎謂水旱者無道所致賢者遭病可謂無狀所得乎謂亡者爲惡極賢者身死可謂罪重乎夫賢人有被病而早死惡人有完彊而老壽人之病死不在操行爲惡也然則國之亂亡不在政之是非惡人完彊而老壽非政平安而常存由此言之禍變不足以明惡福瑞不足以表善明

矣在天之變日月薄蝕四十二月日一食五十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數不在政治百變千災皆同一狀未必人君政教所致歲害烏帑周楚有禍絃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皆災當此之時六國政教未必失誤也歷陽之都一夕沈而爲湖當時歷陽長吏未必誑妄也成敗繫於天吉凶制於時人事未爲天氣已見非時而何五穀生地一豐一耗穀糶在市一貴一賤豐者未必賤耗者未必貴豐耗有歲貴賤有時時當貴豐穀價增時當賤耗

穀直減夫穀之貴賤不在豐耗猶國之治亂不在善惡
賢君之立偶在當治之世德自明於上民自善於下世
平民安瑞祐並至世則謂之賢君所致無道之君偶生
於當亂之時世擾俗亂災害不絕遂以破國亡身滅嗣
世皆謂之爲惡所致若此明於善惡之外形不見禍福
之內實也禍福不在善惡善惡之證不在禍福長吏到
官未有所行政教因前無所改更然而盜賊或多或寡
災害或無或有夫何故哉長吏秩貴當階平安以升遷

或命賤不任當由危亂以貶誄也以今之長吏況古之
國君安危存亡可得論也

論衡卷十七